



經

世

鈔

七

口仁12  
1.281  
7



門  
歸  
卷  
281  
7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諸侯為會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左氏先書以為名三字。後記請賞二字。則戌之舉為利名耳。人品可見。若使子產叔向為此。事更有大。可觀處。彭士望曰。此合縱之祖。既結內寵。又資外援。好人魁傑。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得杜知兵不。必將許之。弗許。

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此與富公論日食免朝意畧同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

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

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

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晉卿最先至丙午鄭良

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節

俎禮也杜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燕之禮仲尼使舉是禮也杜舉也以為多文辭武趙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之會展賓主之辭戊申叔

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

武至杜武命盈追已故言從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

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杜時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

兩柵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

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杜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

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以秦抵齊妙辱

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駟杜傳也謁杜告也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杜從陳還是夜也林戊還之夜趙孟及子皙

盟以齊言杜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楚

至最後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

軍林諸國各以藩籬為軍不築營壘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林晉處北伯

夙杜荀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杜言楚有懼難趙孟曰吾

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此是矣若盟時衷甲則此語為非辛巳將盟于宋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

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

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州犁之言最義易透此真忠於楚者其亦有故國之

情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以子木之賢而為此言所謂人至死則反常也大宰杜伯退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

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杜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

及三林志言信其數三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

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杜盡斃也其死杜按宜

句言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以盡斃其所死之人見楚不能害晉意舊解似未順若合諸侯之

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杜死非子之患也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

因宋以守病杜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不則夫能致

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杜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

又不及是林言不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

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請滕杜私屬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據此義可謂義以行權有利國家專之可也叔孫宜受

聖人之與而去其族此所未解即公真有命且無害況

季氏之所託乎晉楚爭先杜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

有先晉者也楚人日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且晉楚狎更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杜語非歸其尸盟也杜尸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善楚為

晉細不亦可乎林諸侯為盟小國固必有尸盟主辨具

不亦可從乃先楚人書先晉杜益孔子晉有信也壬午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一坐所尊禮按

而子木亦不怒耶晉既讓楚先敵故宋又以享位尊晉

以平其情而子木得一不復求二也臧紇為客齒明

矣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杜宋城門之外盟諸

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杜文襄靈成景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至此子木宜大醒悟，衷甲之舉不亦多乎。○故發是論耳。晉荀盈遂如楚，涖盟。杜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重隴。杜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杜印段孫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

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杜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側里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杜推善子於其君。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杜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杜言必死也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林年豐熟也者夫子

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在上不忘降杜賦草蟲曰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杜賦蟋蟀

日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

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奇語向戌固張說呂夷簡之流耳安得與子產叔向同稱公與

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

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

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

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

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禮按弭兵之後晉楚終世未嘗構兵而中國相侵伐者至定哀間始有之蓋亦幾五十年矣然則向戌之

功安可誣與削而投之杜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杜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賴有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杜子罕之謂乎何以

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魏禧曰：叔向守信固是。然衷甲則卒然劫我于壇坫之上。雖欲左還入宋，宋雖欲死助我，亦無及矣。向微州犁之諫，趙孟叔向必危。損威辱國，與單使守節致死者不同。吾謂爲趙孟者，當召戍而語之，轉使其責楚。楚知吾知其謀，又失義於諸侯，計必沮而向戍以首事之人，持之必力。護晉必周也。觀弦高犒秦事，亦可見。○任安世問曰：子木言事利而已焉，用有信楚人詐悍久矣。使楚以向戍之告，謂晉知其謀，必以我備盟而劫之，奈何？若恃向戍而向

子木善利之所在保

鞅之虜公子印

者乎？且子木本謀，原是不顧向戍而可恃耶？然則雖使戍以趙武之言告楚，及盟時仍當爲備。以武士供執事，使令若鴻門之宴，沛公得樊噲以脫難，而後可乎？曰：子之慮周矣。然古人知彼知己，有智足以料氣，足以奪而不必多爲之備者，此意又須進一格。否則郭令公單騎見虜，光武輕騎按行，銅馬營陣，又豈敢耶？○戍老於世事，往反晉楚，以成言可謂數矣。而不先定主盟之人，何其疎也。晉之能讓幸矣，晉楚交爭



奈何戍爲置二器于庭使二國率其從諸侯各于其方歃之旣而交相歃若曰先齊其內而後和其外也亦所謂禮以義起與吳正名問曰然則宋從何歃曰宋爲主合諸侯之好不與歃可也或使二大夫焉各從晉楚之屬曰二人從其一必正卿矣則正卿重奈何曰有嫌焉避正卿皆亞卿從可也○子罕削而投之極是有見解力量人然其說甚偏當時苦兵久矣暫得休息亦是大幸如子罕說則武王之囊弓矢放牛馬亦非矣且彼只言不相侵伐未嘗言銷兵毀甲

也若戍以此難子罕則子罕無辭以對而削之爲無名矣子罕但當言兵未必可弭勞民費財而已專其利則善耳且兵弭而賞則兵動而誅誰任其咎傳曰與于青之賞者必與于青之罰也○此篇敘次事情言語迤邐點綴閒雅如畫結處有輕烟抹樹之致魏世儼曰子罕直斥請賞之非并沒其弭兵之功而罪之君與之邑而遽削之豈人所克堪乃戍之言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尤人所難能矣

慶封殺崔氏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杜偏喪曰寡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

杜無父曰孤蓋東郭姜以先夫之子自隨

曰棠無咎

杜棠公之子

與東郭

偃相崔氏

杜杼既取妻遂以姜弟及前夫之子為家相

崔成有疾而廢之而

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

杜謂崔明

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

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

必從公道

上大恐害夫子

杜崔杼

敢以告

林崔慶同功一體故敢以此為告

慶封曰

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杜慶封屬大夫

盧蒲癸曰彼君之仇

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杜君謂莊公崔杼所弑

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

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

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強大之家一遭內亂便有此光景求人

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杜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

氏有福。止余猶可。杜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

一也是何敢然。林是崔成崔彊何故敢如此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

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

可知國人久怨崔氏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

嬖復命於崔子。善戲諛兮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

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辟即避不必作闕解陳太子及司馬妻俱逃墓免辛巳

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全為此一着彭士望曰傳似作不了語令人想味

魏禧曰。此天假手以報崔氏。不然何滅之易也。觀季

武子廢長立庶。賴閔子馬正言導之。公鉏安富。悼子

安位。父子兄弟皆全。今成彊不能忍。致殺身滅宗。此

可為父母而有偏愛者之戒。又可為處異兄弟而爭

競者之戒。人亦何為偏私爭競。徒自害而快仇讎之

心耶。○季氏以閔子馬而全崔氏。以慶封而滅賢人。

之利小人之害如此人可不慎所與哉然慶封奔而家滅亂人者終自亂處人骨肉之間其爲閔子馬毋爲慶封可矣詳崔成論

魏世儼曰慶封謂崔慶一也因人家難遂覆其宗此昌黎所謂指天日誓生死真若可信一旦臨利害反顏若不相識擠之又下石焉者嗚呼小人之黨故如此哉

彭家屏曰齊崔杼之弑君也及其身而覆宗晉欒書之弑君也至欒盈而滅族近則於其身遠則於其子孫從來亂臣賊子鮮有克免者

子產知蔡侯不終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杜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林是于况反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頓主意傲情乃出其竟爾認賊作子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林淫而不父杜通太子班之妻林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林凡如其此者禍亂常起於父子之間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安祿山朱溫偏是接踵於世唐明皇所謂幸而免者

魏世儼曰淫亂之人如陳靈齊莊則見弑於其臣蔡侯弑於其子即不傲情亦不免天理滅絕之誅矣彭家屏曰敬德之興也能敬則心常收收則事無過舉不敬則心常放放則無所不為淫亦放之一節也蔡侯之不終其精神意氣之間先有以傳之矣

子產不為壇

孟季伯林仲孫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

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若晉人則聽其辭而謝之矣。

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

震下坤上。復三三。震下艮上。頤復。曰迷復凶。交辭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以復其願。而棄其本。修德不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杜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必死。君往又無所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得諸侯也。

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奴杜烏。帑日帑。在楚之分。

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杜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

僕。杜掌次。舍者。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

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魏禧曰世人儘有好大誇能昭不美以示人者如禮至銘鼎之類○子產不為壇便不甘役服大國隱然有卧薪嘗膽之意

### 慶封奔吳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杜封政杜封當國不自則

以其內實杜寶物妻妾也遷于盧蒲嬖普結氏嬖杜移居易內而

飲酒數日杜封與嬖交易其內國遷朝焉杜就於盧蒲

使諸亡人杜辟崔氏難出奔者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林能捕執得

而反其身使杜子之故反盧蒲癸林即慶舍有寵妻

之杜子之以其女妻癸○蘇按語云不慶舍之士謂盧

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杜言舍

○易內而飲是大奇事宗不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

余辟是絕奇語然癸猶可恕



取所求三字模稜得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

皆嬖杜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使執

寢戈而先後之杜寢戈親公膳日雙雞杜卿大夫饗人

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饋杜御進

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杜皆惠怒所謂

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公孫怒乾餼

德慶封告盧蒲癸杜以二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杜欲與共謀平仲曰嬰之

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彭士望曰平有盟

可也子家杜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人必誠信然後

亂世告北郭子車杜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杜子

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杜文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

得禍作而問何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杜慶封時

於六軌之道凌雅陰日崔杼為無君之言文子既與

知之齊將有寇文子又逆知之乃不能匡君闕失陰折

若人哉彼其捐十乘之馬守百車之木特躡躡自好者

爾文子曰可慎守也已杜善其不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子之兆非徒示之也蓋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

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文子

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林為卜無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杜無乃使歸慶嗣杜慶封聞之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杜封速歸禍作必於嘗杜秋歸猶

可及也子家弗聽所謂天亦無悛志子息杜慶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成舟發梁杜發壞其橋

梁不欲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吳

名曰癸之殺舍姜本不與知乃特身入以與殺父之

事視其父若路人之有深怨積仇惟恐人殺之不力而

操戈以助之者何哉吾故曰雍姬殺夫而不能死棄疾

之罪人也盧蒲姜雍姬之罪人也夫無父子之恩者安

有夫婦之義癸殺舍以報君即當殺姜以報舍上除不

忠下除不孝而已亦可以解其不避宗之罪雖然癸發

臣也何足如此癸告之穆文熙曰夫但可不知而已姜曰夫子杜謂

復此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

乙亥嘗于犬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杜此

與示兆同一作用或姜故設為此告而冀舍之悟耶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杜至

麻嬰為尸杜祭慶妻為上獻杜先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如此散蕩無備吾不知陳氏鮑氏

之圍人為優林二家養馬人為優俳之戲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

束杜絆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杜里名優在樂高

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杜樂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

優故四族子尾抽桷擊扉三杜桷椽也扉門闔盧蒲癸

因着其甲也以桷擊扉為期

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

君死四年而癸何義不共戴天。崔氏已滅猶委曲而

殺其黨可謂忠烈之士惜乎其出於莊公之嬖倖哉。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

杜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皆祭器遂殺慶繩。杜卽美也戶結

反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

服而如內宮。往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

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杜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

嶽。杜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杜光鑑形也展莊叔。杜魯大夫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林竭民力而爲車人必困瘁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

祭。杜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使樂師誦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杜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

昧予之。朱方。杜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

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論定天其殃之也。至言然人當富貴只信天意私

厚決不想到此將防患慮禍心腸一其將聚而殲旃。齊慶

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

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

封食不敬爲賊相鼠亦不知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

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及慶氏亡。皆召之。具

禧按子文  
晏子所見  
皆如此一  
時賢人如  
伯張免餘  
之徒盡然  
蓋處亂世  
之至計

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擲殿其鄙六十杜邾殿齊別都以邾殿邊鄙六十弗受彭士望曰無故有邾殿之賞則晏子平日隱忍宣力可知其立崔氏門外數語不惟釋崔黨之疑正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自藏身有無窮妙用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足欲二字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痛言喚醒世人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殿非惡富也妙解喚醒世人恐失富也至却說得曲折而透暢與楚子文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杜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杜猶放也媢謂之幅

穆交熙曰  
慶封之惡  
皆盧蒲癸  
助成之慶  
逐而盧何  
以得放齊  
為無刑矣

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杜致公以為忠。故有寵釋也。杜放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杜葬必須十人崔氏不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杜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杜更殯之於路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杜崔氏絨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杜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三傳經世少囊 卷十五 七

魏世儼曰崔滅於慶慶亡於盧蒲癸王何非莫逆之友卽寵幸之臣然天道不陷小人之性未有不反噬亦未有不禍反其身者吁可鑒也

公治致邑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杜康王子熊麋也卽位王杜康子圍杜康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杜言楚君弱令尹疆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弒郊敖張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杜取卞邑以自益使公治問杜問公起居夫璽書謂書上加印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杜致季氏使命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杜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治

曰吾可以入乎

杜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

公與公治菟服

杜以卿服元菟賞之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

至此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

於季氏而終不入焉

杜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

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

林季武子若就其家

見之○禧按公治守信類衛子鮮

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菟服歛

非德賞也

杜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

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

魏世儼曰晉昭侯封桓叔師服

敖而使圍為令尹子羽知其不昌為人君者不可不

審也

伊祝曰發其貪詐而不能正其罪傷國體矣

闞弒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闞。

林吳別越俘之使以為闞人彭士望曰忽家刑人犯此

成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闞以刀弒之。

魏世儼曰置戎首於卧榻之旁未有不速禍者推赤心以待人如光武之按行銅馬營郭子儀之單騎退虜豈易易者故來歙費禕禍皆不旋踵也則俘人以守舟驕忽尤足戒

鄭宋賑饑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林即罕虎也。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

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杜在喪故以父命也。六

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林鄰近於善人。民之望也。宋亦饑。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

妙林貸而不書於策。施而不以為德也。為大夫之無者貸。林子罕為宋大夫之無粟者貸。

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林子罕。宋之樂。林子罕。其後

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



焉其以宋升降乎

魏禧曰觀子皮子罕之賑貸家亦富矣何以賢也古者大夫有采邑之入賜賚之渥非後世宦資狼藉者所得口實○世倣問曰罕樂貸粟與陳氏厚施將無同乎曰陳氏無故為之立意為之志在專國政也罕樂有故為之偶一為之志在體國恤民而已此公私之異也

晉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

杜平公之母杞女

故治杞

杜理其地修其城

六月知悼

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

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杜衛大叔儀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

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

夏肆是屏

杜周宗諸姬也夏肆杞也肆餘也屏城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

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

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杜林孔甚也云猶旋旋歸之

晉不鄰矣其誰云

之齊高子容

杜高止

與宋司徒

杜華定

見知伯

杜荀盈

女齊

杜司

左傳經世少襄

晉城杞

卷十五

十四

馬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  
 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  
 侈。將以其力斃。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穆文熙曰。專侈  
 專則其勢賊人。故人實斃之。將及矣。名言杜。為此秋高  
 其禍又甚于侈。可不戒哉。將及矣。止出奔燕。昭十二  
 年華定出。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寵。子雅。尾。放其大夫  
 奔陳傳。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杜實放。罪高止也。高止  
 好以事自為功。尤在此三字有為之人宜知此。且專故  
 難及之。

女叔齊治杞田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  
 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晉侯使  
 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杜使魯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杜不尙叔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杜入國皆。皆姬姓  
 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魯侵杞田。使盡歸之。  
 為母故。非伯討也。故。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  
 叔侯正言以折之。

夏餘也而即東夷杜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  
 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  
 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  
 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杜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善於議論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  
 之也

魏世儼曰不治杞田則無以洩悼夫人之忿盡歸杞  
 田又恐失魯失魯則恐諸侯解體女叔齊所以為得  
 宜也舉晉先君所滅國而不及近事不觸忌諱足徵

立言之妙

季札歷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彭士望曰初交便說不得好善而不能擇人如此

得死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與士庶而任

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杜魯

公故有天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杜此皆各依其本曰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杜猶有商紂然勤而不怨矣為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杜淵深也亡

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吾聞衛康叔

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左傳卷十五

季武聘一

卷十五

三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杜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杜

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杜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

不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懼

杜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

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為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杜颯颯中庸之聲婉約也險杜當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林此晉詩也而謂之唐本唐叔

虞始封之地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

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杜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杜小雅小

之曰美哉思而不貳杜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林怨商

常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林衰小也此周德尚小之時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杜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

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侷

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

不貪處而不底杜滯也行而不流五聲杜宮商角徵羽和八風杜八

方之氣謂之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杜頌有殷魯故曰盛

德所見舞象箛朔南籥者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杜武曰美哉

哉猶有憾杜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舞者杜武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杜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杜禹樂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杜舜樂者杜舜曰德至

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舞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杜餘祭故遂聘于

子不可施也無邑無政乃免於難見大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獲所歸難未歇也知微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賢

是以免於樂杜雅高杜林子之難杜在昭聘於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杜土望曰爽氣素心與之編杜繪帶子產獻紵

衣焉杜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謂子產曰鄭之執

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

左傳經世沙襄季札聘三卷十五

將敗穆文熙曰子產為政裁抑公族適衛說蘧瑗杜伯

史狗杜史朝之子史鮪秋杜史公子荆林字南楚公叔發杜公

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聞鐘聲焉林聞孫文子奏樂擊鐘之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辯杜猶也而

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

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

以樂乎杜衛獻公卒未葬禮為舊君有服○士望曰不

眼中看不得遂去之杜不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賢亦

適吾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士望曰看他曰吾子勉之君侈而

多良林晉君汰侈而大夫皆富政將在家杜富必厚施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魏禧曰季札所至則必知其國之治亂必交其國之

君子與人言必中其得失而慎其利害豈徒以知樂

為賢哉此千古游客之師漢郭有道其流亞與

彭士望曰弔古評今儼然月旦為物望所歸是開三

吳風聲第一人○又曰無不先識之豪傑札固以識

著而風流文采照耀古今吾意中極愛此等人物

子產論駟良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  
與否在此歲也林言禍亂方興駟杜子良杜伯方爭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大臣不和為叔向  
曰不既和矣乎林前年大夫已與兩對曰伯有侈而愎  
彼力反杜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大臣之爭只雖其  
和也猶相積惡也朝廷之爭以惡至無日矣杜為此年  
傳奔

子產論駟良

可鑒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  
與否在此歲也林言禍亂方興駟杜子良杜伯方爭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大臣不和為叔向  
曰不既和矣乎林前年大夫已與兩對曰伯有侈而愎  
彼力反杜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大臣之爭只雖其  
和也猶相積惡也朝廷之爭以惡至無日矣杜為此年  
傳奔



趙孟謝絳縣老人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杜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杜以無子息有與疑年使之

紀年食必序齒為坐次有與其年相日臣小人也不知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所稱正月謂夏

日老人自始生至今凡得甲子四百四十五季末也凡

甲子一周六十日其未甲子至今日癸未止二十日故

云三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仲叔惠伯會郤成子于承

匡之歲也杜在文是歲也林兼言狄伐魯叔孫莊叔於

左傳經世少襄老人一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

子。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午。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

子。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午。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年也。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為六十七日總之合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末之甲子止

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四日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杜屬召之而謝過焉真宰

彭士望曰七十三年於世事其與有幾世俗較量鮮不

載袍負人讀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

能由也杜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

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杜

衣服以為絳縣師杜掌地域辨而廢其輿尉林以絳縣

役使孤老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

而廢其職也杜薄也善于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杜士

晉未可媮也杜薄也善于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杜士

晉未可媮也杜薄也善于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杜士

晉未可媮也杜薄也善于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杜士

晉未可媮也杜薄也善于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杜士

晉未可媮也杜薄也善于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杜士

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杜傳言晉所以彊不

明歷也失諸侯且

魏禧曰古之士大夫未有不博學通古今者。金哀宗

曰今之進士問以唐書尙不能對。噫近世士大夫豈

獨不知唐書哉。嘗有貴登三事而歷代國號世次不

能舉似者。吾以為其害皆自八股而益甚也。

魏世儼曰趙孟謝過且使鄰國加敬。文過者自以為

智。大愚大惑之人矣。

澶淵之會

或叫於宋大廟。

突起杜

曰禧禧。

許其反

出出。

杜出出戒伯姬

烏鳴於亳社。

杜社

如曰禧禧。

杜皆妖也

甲午宋大災。宋伯

姬卒。待姆。

杜女茂師也

林伯姬待姆而後下堂故為火所焚

右日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日婦人之義君子謂宋共姬

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

彭士望曰與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

晉申生同謚女而

十左右。凌稚隆曰易云恒其德貞婦人吉貞也者婦

氏譏其不婦婦豈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

異於女乎過矣

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

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  
 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  
 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  
 可也如是。林寵謂族也。族與名皆棄。不書。詩曰。古人每有此引詩書文。不通處。然文甚可誦。  
 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  
杜傳云。既無所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杜君親有隱。故畧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杜澶淵會還 見孟語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杜苟不  
 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  
至理杜益年四十七八 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  
 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林使季武子早與韓宣子樹交道之義 君子也。杜言韓起  
有君子之德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杜使韓子早為魯備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  
 足與也。魯其懼哉。如此可謂識時務得先着 季伯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  
 矣。吾孝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杜如

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曾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邱之會。杜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魏禧曰：伯姬可謂難之又難。史更精義。○伯姬賢者之過，似宋代道學左氏女而不婦四字，簡而括正而通。然則為女之義，雖當災不姆而死可矣。

鄭殺伯有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

奇杜地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

杜家臣來朝者已至而飲酒未已

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杜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杜布路分散

既而朝。

杜伯有朝鄭君

則又將

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

杜鄭地

醒而後知之。

遂奔許。大夫聚謀。

林鄭大夫聚謀所以以處駟良之道

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

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

杜伯有而末明言與子產意畧

同罕。

杜子皮駟。

杜子皙豐。

杜孫段同生。

杜三家木

同母兄弟

伯有汰侈，故

不免杜伯有孤特又人謂子產就直助疆杜時人或告

皆之直助三家之杜黨也言不子產曰豈為我徒以駟良為黨國之

禍難誰知所做林國家之有禍難誰或主疆直難乃不

生杜言能疆能直則有方爭姑成吾所杜欲以無所附

望日此乃公正莫杜言能疆能直則有方爭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

不及謀杜不與於國謀而遂行印段從之魏世倣

然從子產行開東杜言能疆能直則有方爭子皮止之眾曰人林謂不我順何止

焉林言子產不順駟氏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

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

之入亦異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

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杜師之梁伯有聞鄭人之盟

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日子皮與我矣癸

丑晨自墓門之瀆入杜墓門因馬師頡林即羽頡子羽

官介林甲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杜子西率國人以

伐之皆召子產杜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

所與兄弟恩等要當助順伯有固侈然以世行使子皙

禮之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穢之枕之股而哭之子產於

多恩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杜鄭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

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杜懼禍復命

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杜駟帶盟

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杜游吉歸書

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斷○張洽曰良霄之出公孫黑

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攻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所

為有喪亡之道既亡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

春秋所由正名也於子蟠之卒也敘法杜子蟠公孫將葬

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杜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杜揮以莠喻伯有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

降婁中而且杜降婁奎婁也周七月禘竈指之曰猶可

以終歲杜指降婁也歲星歲不及此次也已林歲星不

婁之次伯有及其亡也歲在姬子須訾杜姬訾

必先亡也璧二十八年歲星淫在元枵今三十其明年乃及降婁

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元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

僕展杜鄭大夫從伯有接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

縣杜晉大夫雞澤之會杜在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

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淺以宋之盟故

不可杜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杜子罕為馬師杜代

魏世儼曰晏嬰俟崔氏啟門入哭三踊而出子產斂

伯有氏之死者殯之其不避禍之心畧同而卒免於難世人於親厚至患難而去之自以為明哲保身而身不保名亦不附者真枉作小人也

彭家屏曰古者賓主百拜而酒三行故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為其有節也後世過焉沉湎而不知返而酒禍作矣子反鄢陵之役伯有壑谷之飲皆其明驗也大禹疎儀狄武王作酒誥良有以哉

子皮授子產政

鄭子皮授子產政國之正卿未死而授人政者楚子文人有才知識力高於我者但置之左右使為輔佐尚濟事不得處不如其人當國軸操縱由之也故子皮自知不及子產必委政以授之且曰虎帥以聽反將已身做一幫輔之人此等處不特見大臣休容之德其識力自是不可及又云如適晉用幣在辭曰國小而偪杜子皮當日不免益見授政不可已處辭曰國小而偪杜近大族大寵多八字說盡鄭國情事未為政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子皮名帥以聽誰敢犯子彭士望云辭讓入却極擔當所以為妙

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受之有杜事杜使之伯石杜公孫段賂與之邑楚子文使子玉為令尹日靖國也范武子讓郤克



為政曰使逞其欲諸葛武侯不禁法孝直得行其意皆  
 此道也○妙在先事而賂若王猛于鄧羗畢竟輸一著  
 然猛應急救敗不惜體面處又當如此○謝文海云  
 有事伯石必此一事少他不得故立一名目以賂之子  
 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子產持正守義豈知其含弘  
 忍垢如此哉然在王茂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  
 弘為之又得一失一矣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醫千古大臣忌  
 足醫千古人君吝官惜賞膏盲之病何愛於邑邑將焉往二語  
 千里之地以王信越韓魏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學  
 士天下文章莫大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於是識得此意。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

吳起申不害商鞅又是禮作用此中時勢不同

各人學術不同學者須細參之○待其所歸四字深穩  
 員妙經權具足又妙下一姑字煞見子產緊手狠手在  
 至寬至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觀其辭卿則知卒與  
 緩處則賂邑之舉遂成作畧若因其歸伯有既死使大史命  
 邑而輒奪之則前賂為可羞矣伯有既死使大史命  
 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

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惡其為人  
 妙妙既示尊寵以安其心又勢近地迫其舉動皆得知  
 而牽制之然此等須度我力能制彼乃可否則引盜入  
 室抱虎而寢我未制彼而先為彼所制子產使都鄙有  
 矣又不若推而遠之使不得以間我也子產使都鄙有  
 章杜國都及邊鄙上下有服杜公卿大夫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此即保甲之意。土望云春秋列卿大人。杜卿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先泰侈者因而斃之。後者。從彼

先施而納交則善者固因字尤妙豐卷。張子將祭請田焉

因彼之釁乘機而不勞則惡者推豐卷。張子將祭請田焉

以供祭弗許。威者又在政行人與之後恰值此事理

直名正子產便曰唯君用鮮。野衆給而已。以芻豢為

足。子張怒退而徵役杜召兵欲。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

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杜請於公。三年而復

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杜田里所收入。請田里不獨

○請按豐卷徵役子產之力豈不足相攻哉。同列稱兵

亂國之大者子產禁之不服而肯身為之乎。子產與豐

卷相攻助子產者必殺子產而奔助子產者尤殺故出

奔以張豐卷之罪而激眾人之義且子皮之前言曰虎

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豈輕於去國者哉不然身為正

卿國所賴以安危而遽以一人之怨棄國亡家其愚躁

亦甚矣至於請田里反所入義類甚明。子產奔晉此

等事輕學不得若非恃有子皮則恐如陳餘之解印綬

弄假成真悔無及矣。宋蕩澤之亂華元自奔幾於不

反其魚石五人出舍雖上從華元之止頃刻而決滌

閉門矣合子產事觀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

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曰眾怒難犯從政一年與人

安大得力處多也。大安彼與人何能為故曰為政不難

不得罪于巨室剛柔強忍煞有次第在。又須知凡為

政者必順民情而立法有不便於豪彊或不便於十中  
一二人此等人即騰蜚語要於大眾之民心無干也為  
政者不可為其所惑然又不可如商鞅用一切之法王  
荆公謂人言不足畏蘇東坡云不從衆多之口而從人  
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最是妙論○此與今人如口二  
無賴秀才出無頭帖稱兩學公約者名假與人却口中  
便露出造謗人木色細看他恨褚衣冠伍田疇只是平  
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內耳其他樸素馴良之人  
固多也後三年則并豪侈侵占之人亦服其法之良  
意之厚矣莫徒作愚民難于慮始易於樂成看過

魏禧曰子產舉動與諸葛武侯如出一轍余嘗謂二  
公人品治術亦甚相同○子產為國作畧孔明得後  
一半處多王導純用前一半便已各成功名矣○古  
人任一官處一事皆先有一定主意其平日學術講

求已詳及任事時全副力量做到底故其志可行其  
言有效諸葛出草廬之言姚崇入相之對一一如取  
諸寄皆是此意如子產姑先安大一語亦是做手主  
意今人當事大之宰相小之守令胸中漫無成竹縱  
有清忠之心亦只隨事補救安能成功哉欲為救時  
之相者不可不熟讀此篇

彭家屏曰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洫廬井有伍國人至欲殺之及為之三年國人又從  
而頌之明湯紹恩建紹興石開始事之際怨讟繁興

及聞成民受其利又從而祠之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大都如是也然凡易民俗用民力必確然知其有利無害必成無虞然後斷然持之以要其成功雖蒙眾口而有所不避為其所利賴者永也若好動而慮淺喜事而智疎務整頓則多事更張急功名則大與力作究之事不可行勢必中沮始謀不臧終悔何及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記曰齊其政不易其宜凡負有為之才懷利民之心者又不可不知此義也

立昭公

公作楚宮

杜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

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杜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立胡女

敬歸之子子野

杜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

卒毀也

杜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禮按毀者死而不哀者立不待乾侯而知魯之衰矣○凌稚隆曰書

法子野與子般子赤無異辭或季氏因

子野賢忌而圖之而以毀言於朝與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

杜齊蓋稠昭公名

穆叔不欲

每事最知大體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杜子野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二字妙時人以昭是公為知禮正在此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其後二十五年果攻季氏。立禚之權在季氏故穆叔以此言動之。其後事適合耳。穆叔豈助季氏者。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林衰喪服衽易其裳下復如舊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可見其嬉戲無度。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杜為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滅性危身則無後。滅性無後則非子矣。先王制禮使不肖者企而及。賢者亦必俯而就。而不使過節。所以立人道之極而防其流也。襄公死。子野哀毀而卒。過也。人有至性而未聞先王之道。其有合乎若昭公者。當大故而有嘉容。忘親甚矣。與居喪食肉者相去幾何。吁。是又子野之罪人也。

晉大姑而亦寡容志既其矣也... 立人散之... 不台... 誠...

子產毀晉垣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如此舉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也杜舍高其閭閻林開閭也里門日閭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杜無令客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林士文伯名句字伯瑕與對曰以敝邑褊小介

左傳經世妙襄

毀晉垣一

卷十五

豐

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做賦以來會時  
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  
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做  
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  
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  
路圻人塗者烏杜以時填莫力反杜塗也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  
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杜主車之官脂轄隸  
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林巡其當否教其不知而恤其

不足彭士望曰二語尤柔遠最切要事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杜晉離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

人杜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杜猶

也災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杜召見之命不可知測若又勿壞是

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

魯喪亦做邑之憂也杜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修垣而

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

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林受也謂居之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定也。矣。其知之矣。杜謂詩人知辭之有益穆文熙曰：「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者，亦恃有文子叔向在耳。」魏禧曰：「詞令典質，與他篇員活擒縱者又不同。」

### 子產使能

十二月北宮文子

杜北宮佗

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杜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

杜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

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

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杜此以上文子辭

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

杜其貌美其才秀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  
 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凌雅隆曰  
城內裨諶喜靜而惡囂故能謀事於野而不得謀於  
邑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乘與之共乘也使  
 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此如  
說有禮妙惟能使乃有禮諸葛公  
謂椽文武兼資為博雅同一妙語  
 魏世儼曰此篇曲盡用材之妙諸葛公所  
 廣忠益者子產已先行之矣

子產不毀鄉校

鄭人游於鄉校杜鄉之學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  
 校如何禮按此語非然明本意聊以探子產且然明子  
賢者不當作此想而玩其前後語氣亦自見子  
 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林早見日朝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真宰相語彭士望曰虛懷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實用以為雅量祇看得一層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真識時務語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

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仲尼以下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魏世儼曰。全無物我之見。惟以治道為心。如春風駘蕩。萬物豐阜。想見子產當日識量。

子產論尹何為政襄三十一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杜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一句只。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警切於三喻中。又雜此一喻。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二喻。突說。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

愿謹善也。夫謂子愈指也。

制衣裁也。言官重也。美錦。

貫習也

暗按三喻  
錯出情意  
懇切稠疊  
不獨法致  
可喜

自知謀慮不足其家

慢易也

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  
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  
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  
者。我小人也。彭士望曰。誰人說得此四字出。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  
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日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  
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士望曰。子皮真死心塌地服善  
人。令千載下。讀之感涕。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  
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絕不用知己感恩語。一語說

盡古今忠臣諫士苦心。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

鄭國。杜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魏世儼曰。子皮使尹何為邑。如季路之使子羔為費  
宰。特婉轉出之。然子產篤朋友之誼。子皮虚心受善。  
千載令人健羨。

彭家屏曰。開元初。姚崇與盧懷慎並入相。姚崇謁告  
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既出。須臾裁決。俱  
盡。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論者不多崇之能。  
而多懷慎之能。讓能也。以為秦誓所謂實能容之不

左傳經世鈔卷十五  
過是也子皮知子產之賢而讓以執政用其善言而  
自知不足真所謂無他技而能有人之技者矣子產  
之能為鄭國由子皮之能用之也其度量不有大過  
人者哉是可以風後世之為宰執者矣

左傳經世鈔卷十五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六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產辭圍逆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林子伍舉  
杜椒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杜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乃館於外杜舍城外既聘將以眾逆杜以兵人逆婦子產患之使  
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杜欲於城  
外除地為墀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林子君欲貺寡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林言將使公孫段之女撫有汝之家室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

草莽也如此辭合不滅諸鄭但正詐異耳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杜蒙欺也將不得為寡君老其

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有難處處直言最妙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又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

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

之祧杜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伍舉亦作耶此舉動耶請垂囊羔杜弓

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豈野合耶不然何以逆

筆法妙二事牽連遂會于虢杜鄭地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

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杜謂先敢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

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杜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杜陵也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

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儀杜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杜襄二十七年會于宋

統服齊狄杜襄十八年寧東夏平秦亂杜襄十六年城淳于杜襄

淳于杞遷都杜襄十八年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讒諸侯無怨

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穆文熙曰：那午所言乃防患之策。而文子所持乃長厚之道。然惟晉可以為之。若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則又不可執一論矣。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彼驕反。是。古文反。杜穰。菽。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勸世妙語。只一味做。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請讀舊書而不盟。居然再先於晉。晉不得已許之。謂無策。武力不能敵。而詭為之辭。豈真仁人之心哉。目是楚益橫。而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晉之霸業衰矣。杜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敵。故欲從晉人許之而已。舊書加於牲上。不敵血經。所以不書盟。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杜國君禮。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杜言假以飾。令尹之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杜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穆文熙曰：子圍。

驕僭州犁縱不自知亦當因人言而知委曲以正之上  
 也不能正而委身以去次也知不出此而文過反言以  
 譏人幸受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杜  
 其禍下矣杜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國子國  
 事在昭十三年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國子國  
 謂圍及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陳公子招曰不憂  
 終州犁亦尊為圍所殺故言可愍衛齊子曰苟或知之  
 何成二子樂矣杜言以憂生事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  
 雖憂何害杜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宋合左師曰大國令  
 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  
 從之杜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  
 孫絞而婉杜絞切也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杜無所  
 反謂之美故曰婉

日簡共事大樂王鮒字而敬杜字愛也不犯凶子與子  
 國故曰禮家持之杜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皆保世之主也  
 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語皆附和却有至  
 為無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杜  
 也其是之謂矣  
 魏禧曰子羽之去代憂也無幾而以譏國子可乎且  
 言當璧猶在豈默足以容之道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尊盟未退

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杜時叔孫豹在樂桓子杜

王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杜難

貨故以弗與梁其蹊杜叔孫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

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

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林既為國衛而露其惡雖怨季孫

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



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杜言帶褊盡故裂裳

示不相逆。孫應鑿曰：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卒，不趙行賄豹子，媾拘晉范鞅求貨，亦卒不與，真世德也。

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杜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

也。杜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杜謂不以貨免也謀主三者。杜忠信貞

義也。有是四者，而四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雍，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

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杜勞出不逃難，其何患之

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

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

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杜不又賞其賢。杜赦諸叔孫

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林視楚之遠，如在近境疆

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

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

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杜二商有妘，杜二周有徐

奄。杜二自無令王，諸侯逐。杜猶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林憂恤其大者如篡弑滅亡之禍，舍棄其小者如戰伐侵

事。又焉用之？杜焉用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

誰能辯也？杜治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杜吳在東濮在

事。

誰能辯也。

南林若吳濮有過於楚楚之為執政者豈其顧弭兵之盟不稱兵以治其過莒之疆事楚勿

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

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林苟不為莒國社稷之大害不必亢禦之可也去煩宥

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爭盟弭兵而魯取鄆大罪也若赦有罪則莒何罪以大

侵小效尤者不可勝數何以為盟主文子固請於楚雖

日厚道非義之正也然則叔孫可執乎曰不可以諸侯

之師臨魯使服而還鄆于莒若曰以叔孫之故而赦魯

罪其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杜詩大雅首章言文

可也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之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杜言天

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

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林以臣之彊勝君之弱而

不義而彊其斃必速名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

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孺矣諸侯將往若獲

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

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名弗可久已矣杜為十三年

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杜會罷鄭伯兼享之

子皮戒趙孟杜戒禮終趙孟賦瓠葉杜取古人不子皮

遂戒穆叔且告之杜告以趙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

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杜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杜趙孟自

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

孟為客，禮終乃宴。杜卿會公侯宴享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趙孟

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杜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為芣，大國省

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杜穡愛也言小國微薄猶芣菜大國省穡用之而不棄則何敢

不從。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杜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

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

皮及曹大夫興拜。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

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杜不復見此樂諸國皆賢大夫又皆欣戴趙孟故

樂甚而曰：「吾不復此，已有亡徵焉。」天王使劉定公勞趙

孟於穎，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

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

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弔古傷今頗饒風槩開六朝俊人一派對曰：

「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

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智而耄及之者，杜

十日耄亂也林言人至老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

上語是此。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杜爲此冬。趙孟卒。張本。叔孫歸。杜語稍過。

歸會。會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會天謂會阜。

杜叔孫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一語說盡。

魯國忍其外。杜謂欲不忍其內。杜謂日不出焉。用之。阜曰。數

月於外。杜謂叔孫勞。一旦於是庸何傷。賈古而欲贏。而

惡。驚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是其可去乎。杜楹柱也。以喻魯。乃出見之。

魏禧曰。請魯於楚。數語可畢。何用如此絮行。余嘗謂

左傳文字僖文以前文簡而味深。宣成以後事詳而

文散。蓋世遠則畧。時近則詳。畧則意含蓄。有餘必理

勝於事。詳則意發舒。殆盡必事勝於理。然而前後優

劣見矣。試看僖文以前便無此等文字。

彭家屏曰。春秋諸賢往往覘人于言語之微。能決死

生禍福而不毫髮爽也。蓋言者心之聲。心放則言放

心偷。則言偷。心之敬與肆。善與不善之間。禍福之根

也。言其末耳。是以君子致謹于末而先端其本。

此書之末五章以陳平定鄭平未而次  
心愈明言治政之務其詳不備不備不備  
此書之末五章以陳平定鄭平未而次  
心愈明言治政之務其詳不備不備不備  
此書之末五章以陳平定鄭平未而次  
心愈明言治政之務其詳不備不備不備

子產逐子南

鄭徐吳犯之妹美杜夫犯鄭公孫楚杜子南聘之矣公孫黑

晉杜子又使強委禽焉杜禽鴈也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

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

焉禮按此女子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

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杜言丈夫楚先聘而黑強委禽焉辭之名

無把柄獨徐女大有識力既不貶駁子皙使之爭恨而

日抑子南夫也又不說何以為夫明明是先聘為義與

季芊鍾建負我同其貞一解者乃以夫夫婦婦所謂順

入射超乘為丈夫之事淺之淺矣夫夫婦婦所謂順

左傳經世

昭

逐子南一

卷十六

十

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何得為過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妙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杜先聘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凌稚隆曰子南先聘而子皙強之直在子南也子皙彘甲而子南逐之直亦不在子皙也惡得謂之直鈞耶且子產當國而惟犯所與國政安在犯為之兄而惟女所擇家政安在異日者子皙驕恣遂謀作亂斯實啟之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

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彭士望日子南在國則兵端不已遠行正是曲全玩一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杜即字可見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杜游楚之兄子產大叔曰吉不能亢身杜亢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素葛反蔡如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大叔者道合如此杜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杜黑為游楚所傷疾作而不果。前

年游楚所擊駟氏。杜黑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

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魏世倣曰此子產先使吏數之曰

子產此舉幾於打死蛇矣然諸大夫殺伯有或止於快

忿而不能正國紀此子產所以乘遽至而使吏數之也

且子哲罪重子南放而子哲無罪伯有之亂。杜在

子產失刑矣故欲及其未死以補前失伯有之亂。襄三

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林

年六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杜使太史有死罪三。何以堪

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妙語非子產則

如此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杜子

可觀子為褚師。杜市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

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妙不速死司寇將至

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林陳子哲之尸加木焉。杜

其罪於木穆文熙日子哲之惡甚於子南兵兄之罪起於奪妻

子產乃逐子南而不逐子哲者蓋以子哲罪重不止

於逐又不容並逐故欲俟其再發而大為討論也

彭家屏曰子南已聘之婦子皙強委禽焉及徐女既歸子南子皙又欲殺子南而奪之兩人之曲直不待智者而辨矣子產之賢智豈有為之模稜之理必其時其勢未可過激故委曲以俟之所謂術也迨後觀釁而動其斃子皙也如斃豚犬賢者之所為固不可測也夫○子皙前年殺伯有矣今則強納采于徐吳犯之門橐甲直入子南之室欲殺子南而奪其妻其凶暴甚矣待凶人挫凶敵不可無術子產不疾不徐而子皙授首真妙用也可以為後世處凶人之法

后子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后子秦桓公子其母

曰弗去懼選杜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禧按

母為此言景之選猶揀擇也惡人者多揀擇其過而罪之為君可知矣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其不能容弟舊后子享晉侯造

舟于河杜為梁通秦晉之道李巡註爾雅十里舍車杜

舍八乘為自雍及絳歸取酬幣杜備九獻之儀始禮自

八反之備自雍及絳歸取酬幣杜備九獻之儀始禮自

酒幣○魏世倣日既已出奔猶歸秦取幣而景公不之禁又車不以自隨而使還豈鍼亦以好出而室家仍在

秦耶○或曰此終事八反杜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皆浮夸之言



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司馬  
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  
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杜即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  
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  
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  
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  
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

杜少尙當歷五年多則不啻

趙子血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

能待五

杜蔭日景也趙孟意意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

人曰趙孟將死矣

主民翫歲而惕反苦益

曰皆貪也其與

幾何五年夏

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終五稔之言五字

寫得怕人

彭家屏曰觀后子對趙孟之言可謂明哲矣而有車  
千乘富貳于君智者固如是乎其奔晉也大享晉侯  
造舟置舍亦非亡人所宜出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后子之謂歟

中行穆子敗狄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杜崇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杜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什

五之什謂以二五之人足當一車也舍車而徒則我可以困彼於阨而克之舊註非困諸阨又克

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杜乘車者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杜魏舒輒斬之荀吳為

五陳以相離林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

易於進退如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

前拒林其居前之陳名曰專其左軍之陳名曰參其前拒之陳

左傳經世少昭敗狄卷十六

左傳紂世金元

名曰偏此皆臨

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

杜笑其失常

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大敗之。以誘之。狄人笑之。失常。未陳而薄之。名曰偏。此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失常。未陳而薄之。

子產論實沈臺駘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他才為崇息遂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于

反伯季曰實沈杜高辛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

以相征討后帝杜堯不臧遷關伯于商邱主辰杜商邱

祀辰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杜商人湯先相土封商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杜林參水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杜唐人若劉累之等其季世曰唐叔虞杜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

左傳經世少昭

臺駘一

卷十六

六

姜方震本又作娠杜懷胎為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

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

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

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

生允格臺駘杜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洮杜宣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

汾川杜帝顓頊沈姁蓐黃杜四國臺駘之後也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

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子產明理所以博物之人山川之神杜若臺駘者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崇音詠祭也之日月星辰之神杜若實沈者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世人有病不信醫而信鬼神南方尤甚讀此可解其惑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

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

體杜壅謂氣止而不行閉氣塞而不通湫氣聚而不散底氣泄而不快露羸也節宣失時則血氣集滯而肌

體羸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杜同四則生

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

相生疾杜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林卜而得吉必違此二者四時

取同古之所慎也插此二句似不安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

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

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日善哉肸未

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

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杜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

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杜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

博物君子也鍾惺曰博物君子四字只謂得實沈臺駘一段其高識在後一段學與識自是兩事甚矣晉君之喜於徵事而忽於論理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杜惑疾非鬼

非食惑以喪志四字說色精良臣將死兼責大臣天命不佑

杜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

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杜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

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林降罷退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

而罷退五降而息不容彈作於是有煩手淫聲悒埋心耳乃忘平和

林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非彈之正是為煩手非聲之正是謂淫聲悒淫其心埋塞其耳乃忘平和之聲君

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

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悒心也天有六氣杜陰陽風雨晦明

十聲曰將聲合色說妙已入微更將聲中微妙感弱是化工手

降生五味杜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發為五色

杜辛色白酸色青鹹徵為五聲杜白聲商青聲角黑淫

生六疾杜淫過也滋味聲色所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杜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杜

過則陽淫熱疾杜熱過風淫末疾杜末四肢也雨淫腹

疾杜雨濕之晦淫惑疾杜晦夜也為晏寢明淫心疾杜

氣為泄注多心勞生疾凌雅隆日陰中有而晦時淫則生

內熱惑蠱之疾杜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

其晦淫故生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鍾惺日一部

時人自有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

此段學問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

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

焉必受其咎大議論彭士望日此今君至於淫以生

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

蠱杜文字也皿器也穀之飛亦為蠱杜穀久積則變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杜巽下艮上蠱林巽

男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皆同物也林言此

艮為山山木為風所落蠱壞之象

物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公子圍城雙櫟邾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雙櫟邾。杜黑肱圍之弟子皙也。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杜謂將弑君而先除二

子。杜黑肱伯州犁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

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乙

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右尹子干杜王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杜因築城而去

殺大宰伯州犁于邾。林因州犁城邾而殺之。○禧按州犁不奔以其素附圍也。然州犁於

圍可謂忠矣而不免於殺，真枉作小人。後世媚人以非義卒不免者皆此類也。葬王于邾，謂之

邲敖林楚人謂未成君為敖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林伍

舉時奉使在鄭問使者以應立為楚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

王之子圍為長杜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

逆之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杜食

皆百人之餼杜百人一卒也趙文子曰秦公子富杜謂

富強秩祿不叔向曰底旨祿以德林底致也德之德鈞

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林德厚薄均則以年齒為高

下皆公子也則以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

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

子齒杜以年齒為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

亦唯命杜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且臣與羈齒無乃不

可乎杜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史佚有言曰非

羈何忌杜忌敬也鍼謙辭以自別楚靈王即位杜即圍也遠罷為令

尹遠啟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邲敖且聘立君歸謂

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

往無日矣林言可具如楚之器備靈王驕汰奢侈且自

往會楚必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林不數年之後未能

不久矣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杜復以女繼少姜。禮按只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為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杜適夫及遺姑姊妹。餘也。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杜復以女繼少姜。禮按只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為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杜適夫及遺姑姊妹。餘也。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杜晉祖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杜昏成。晏子受禮。杜受賓。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杜不知其他。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區烏侯反。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林豆區釜三等之量。皆登一焉。杜登也。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彭士望曰。齊王法章之忌。

正有感 山木如也。林往 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其祖耳。

於海民參其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一。杜言公重賦斂。公聚朽

蠹而三老凍餒。杜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屢賤踊貴。

杜踊別足者。民人痛疾。而或煥。于六休。虛喻之。杜痛念

履言別。陳氏也。一語。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杜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

公大姬已在齊矣。杜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先祖鬼神已

與胡公共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

馬不駕。啣無軍行。杜晉國衰弱不能征討。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言

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傲而公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

林嬖寵女家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

降在卓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悒憂杜

藏也悛改也林以逸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鼎名

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

日子將若何叔向日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杜同祖唯

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杜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

其獲祀杜言必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斷日子之宅近

市湫隘囂塵杜湫下隘小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

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

市滑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日子近

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

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誦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

君故二故字與叔向語而稱之杜傳護晏子合不與張

落最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又加入論贊數語不遽接入晏子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魏世倣日晏

言一耳烏得為之掩乎然嬰胥二賢相得及晏子如晉

久矣其憂危而相歎傷情事自與趨不同

接公更其宅仍以宅事接之反則成矣既拜杜拜謝乃毀之而

為里室皆如其舊杜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倨在晏子仍以滑杜不告而毀君所賜在他人則為矯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

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陸鄰名言今世士大夫其占據他人

田宅以自豐君子不犯非禮杜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

者先自鄰始杜違卜遷居為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

因陳桓子以請彭士望日忽又接到陳桓子上作結真神品也乃許之杜傳言齊晉之

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魏禧曰晏子叔向論二國所以衰語語切中可以為

鑒而文字以踊貴履賤四字帶出諷諫一段又從此

帶出更宅復宅一段遙接完如晉事法意離合最可

掬○或曰二人私言而不以諫君為有過自是不可

以諫豈阿容哉又按五年鄭罕虎如齊云云○彭士

望曰云云則晏子之賢可見矣

彭家屏曰民歸陳氏政在家門此即田氏代齊三卿

分晉之所由來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其謂是歟○兩

賢相與各言時事之非老成憂國心良苦矣然二臣

國卿不能救國之將亡而徒為魯女之竊嘆抑獨何哉

此言魯女之竊嘆也。魯女之竊嘆，蓋以魯國之將亡，而徒為魯女之竊嘆，抑獨何哉。此言魯女之竊嘆也。魯女之竊嘆，蓋以魯國之將亡，而徒為魯女之竊嘆，抑獨何哉。

晉侯賜伯石州田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杜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杜子豐段之父余

聞而弗忘，賜女州田。杜州縣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

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入而無禮，胡不

遘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杜豹族及欒氏

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杜州

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杜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

是州與溫別杜言縣邑既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別甚多無有

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

與也彭士望曰精義之言韓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

之子杜文子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

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

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

氏伯石之獲親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杜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禧

按此巫臣之智愧趙文子多矣人之私謀自利作數層

曲折欺人不知不知人已見其肺肝矣○魏世

倣曰起賢者如此晉安得不卑乎則武尤賢矣

鄭子產聘于晉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林豐施鄭公

年晉以州田賜段今段曰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

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

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子產亦知其情宣子辭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

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

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

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

宣子雖有私欲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

尚是顧名義人

子為初言。杜謂與趙文病有之。林以有州以易原縣於

樂大心。杜宋大夫也原晉邑以賜樂大心

魏禧曰歸州本是投韓宣子所欲却委曲說出一段

利豐氏利鄭國道理使鄭還之有故宣子受之有名

此最善為貪人留餘地者此等處置廉讓人最不可

不知

罕虎賀晉夫人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

不朝立王。杜靈王新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

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杜云少相見進退罪也。得問

妙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

楚何害。答得妙實是至理小人女子爭寵忌親總不明此卒為淵驅魚耳凡作大事人收拾豪傑但要

識得此意亦是器量亦是機權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

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

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齊侯田於菖盧蒲嬖見泄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杜嬖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于公曰諾吾告二子望曰猶哀公之告三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林襄二盧蒲嬖謂子雅子尾譬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謂其不可測以此為對蒲嬖于燕杜恐其復作亂彭士望曰此輩果寬一步不得元祐初君子每主調停而其後小人之禍益烈

復放盧蒲嬖

齊侯田於菖盧蒲嬖見泄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

能為杜嬖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于公曰諾吾告

二子杜子雅子尾也彭士望曰猶哀公之告三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林襄二

盧蒲嬖謂子雅子尾譬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謂其不可測以此為對

蒲嬖于燕杜恐其復作亂

彭士望曰此輩果寬一步不得元祐初君子每主調

停而其後小人之禍益烈



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杜欲與俱田遂止鄭伯

復田江南杜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林欲專會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杜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杜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

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杜欲借君之威

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

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  
魏世倣曰：晉之諸臣往往以德之臣遂能尚德賢於當霸時，臣乎然可謂能自安。豈此時者孟明王官之役，晉知其致死遂不出，亦此類。 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衰國險而多馬，穉語可笑。 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  
彭士望曰：以三不殆妙。 四嶽：林東嶽岱山在兗州，嶽衡山在荊州北，嶽華山在雍州南，嶽恒山在冀州。三塗：林山名，大行轅轅嶺，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杜在縣東，大室山也在豫州。荊山：杜在新城。中南：杜在始平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  
杜燕伐。 馬之所生，無與

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修德音以亨。  
杜通也。 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

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

國，失其守宇。  
士望曰：虞鄰難洗發尤透快。晉平盡溺，恬樂要生其懼心，空其平日所恃，稍有入處。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  
杜公孫無知。 之難而獲桓公。至今

賴之，晉有里平之難。  
杜里克平鄭。 而獲文公，是以為盟

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  
杜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

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

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陸榮曰：女齊之言善哉，然其以諸侯授楚，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已，惟子產知之。故語楚，度日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新論為得其情矣。○禱按：晉君既偷，則此時合當如是。若不度德量力而強爭諸侯，則使叔宋襄齊頃之敗耳。若責以平日不能匡君，則是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杜益：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

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杜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稜隆曰：按楚子問子產曰：晉其許我乎？懼晉未必許也。曰：諸侯其來乎？懼諸侯未必來也。晉稍知自強，則諸侯有所賴而不從。諸侯不從，則楚亦不能逞其志。而晉方溺於嬖寵，任其專盟而不顧。且曰：諸侯君自有之，是棄諸侯以畀楚也。諸侯不從楚而誰賴哉？雖然，諸侯有托故，不會者矣。有既會而先歸者矣。其所會非小國，則與國也。以是知中國。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杜如子鄭伯先待于申。六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杜：用齊桓，會召陵之禮。○楚虔弒君，猶夏無所不至，而大合諸侯，不欲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可見此時禮法猶在。可以自彊。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  
杜：言所聞諫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杜：其禮六儀也。

宋爵公故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杜：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齊桓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杜：規過，子之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杜：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杜：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也。許：規反，布也。輪也。幣焉，敢謝後見。杜：恨其後至。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杜：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姜寶曰：史記札使北過徐還而掛劍，徐公之墓可見。吳

左傳經世少 昭 求諸侯四 卷十六 三

不能閉吳通上國之道為貳已也楚子示諸侯侈椒舉

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

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杜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

東夷叛之杜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杜大室中嶽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

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凡人越越自恃越越被識者窺破吾不

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

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杜為十三年楚弑其君傳

申豐論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杜魯大夫曰雹可禦乎杜止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陸

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覲而出之杜謂夏三月日

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

乎取之杜必取積陰之冰所以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

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杜朝廷之臣食祿在其藏之也黑

牡秬黍以享司寒杜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

以除其災杜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

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

杜公先用火出而畢賦杜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

老疾無不受冰杜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杜山人

人遂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杜冰因風而以

風出杜順春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

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杜既不藏

之冰又火出不畢風不越也杜散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

賦有餘則棄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

氣噎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是

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

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

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

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

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霜雹

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

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魏禧曰古人一事必兼數利取冰但以爲供喪祭耳豈知以節陰陽哉彭家屏曰古者藏冰發冰皆有制度而使專官掌之以慎重其事可見古人用心周密調燮陰陽之術亦多端矣然末節也非本務也明洪範休徵咎徵之理正君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自然感召天和災戾不作此調燮之本也然古人尙致謹于末則務本可知申豐舍其本而專言其末則亦小之乎論事

者矣○董子曰陰氣脅陽氣陰氣暴上雨則凝結爲雹焉大易以五爲君位陽也四爲臣位陰也曾私家日逼公室日卑此胡氏所謂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

日... 魯... 晉... 吳... 楚... 齊... 宋... 鄭... 鄭大夫從...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天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

楚子戮齊慶封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天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

鄭大夫從凌稗隆曰按楚所以不敢窺中國者恐吳之

北圖迺今晉楚同好楚遂自為主而大會諸侯將以伐

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游皆要地也故併與之使屈申圍

朱方杜所封也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

族林楚假大義為齊討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

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杜性不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

乎杜不肯默播於諸侯焉用之林將戮慶封而自播揚

昭戮慶封一卷十六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林使慶封自負斧鉞以徇告諸侯使以為戒

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杜齊

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

林襄二十五年盟于大宮曰不與崔慶者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

侯慶封生平有此滅崔杼罵子圍二事快人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

子面縛銜璧士祖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

曰成王克許杜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

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

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杜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

不違杜王之欲心民其居乎杜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

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魏禧曰凡事最忌十分稱心予嘗謂子弟曰人作事

事事無碍便須愁着禍來處衰亂之世尤甚

春中飛揚翅然香爾來與我同之世世茲

麟類曰凡禮法以十分疏心亦嘗隔十境曰人非

賦之不賦王命代賦論也

心其氣平

其氣平



